

T5241.16/7266(?)

T 5241.16 / 7266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三

內集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賦

弔廉將軍墓賦

并序

三代而下功利之說興人臣擅恃功能鮮以禮讓為國者
觀頗挾勲內忿怵居人下加諸彼不淺相如引車避嫌有
犯無校蓋出天稟粹然處之為非艱至頗聞急先一言遽
能握髮數罪受責門庭在將臣為實難若將軍者可謂不
遠而復得無祇悔之義哉遂摘文以弔其辭曰
涉滹沱而北驚予過常山之故城何高丘之窳兀兮鬱劍
氣之崢嶸野人指而告予曰此廉將軍之封陵也人與骨

而塵朽子義於粲乎日星遂陳辭而弔古子命僕夫以停
征嗚呼休哉昔伯禹之所以聖今始不伐而不矜秦誓之
所以經兮善悔過而胥盟觀戰國之多士子依稀猶三代
之英惟功利之時尚子天理有時而蔽明能不遠而復初
子其惟趙之廉卿方國都之中立子資內附而兵精頗分
闔而秉鉞兮騰茂實而蜚英聲梁從隨而楚驚子燕弭伏
而齊并時有以卜將軍之意氣子殆雷動而滿盈遽相臣
之出右子何發言之盈庭幾肉餒而食甘兮奮兩虎之必
爭及聆急難之一言子輒弭耳而服膺復頓顙而悔過子
折節負贖罪之荆在引車而不必多子將臣及此所以爲
古今之難能也逮漢起而帝稱子禮飲至而策勲何諸將
之失度子至擊柱而紛紜安得將軍從容爲一言子解販

繒屠狗之勢彼臣濬之耄耄子加充渾之貪蒙咤吳平於
帝前子互滔天而爲已功安得將軍滌易其褊薄兮俾無
成而有終嗟鄂國之列公子挾勲勞而凌帝宗縱私忿而
無忌兮一隋夫臣子之恭安得將軍北面而同列兮以中
和之氣銷悍戾於未然之胷也雖衰之而不能鑒子文空
言其奚庸繫慨慕其耿光子日三省乎微躬蕩吾伯夷之
隘子擴乎穆公之容希前賢而同升子附驥尾而竭忠雖
斷斷而無它子庶幾凜凜德讓君子之風衝山煙而暮去
撫鳴劍兮增雄

熙春阮賦

并序

玄暉上人得隆德故閣餘材斲而爲阮因以熙春日之亦
文殊之義也至元戊寅春同甯尹端甫劉御史叔謙趙太

博彥伯坐心遠軒師爲鼓綠水悲風二曲清越悲壯坐客感歎興亡有愴然於懷者師請予賦之其辭曰

天新雨風日妍心與閑會境趣靜便拉曠懷之逸士過雪庵之老禪斂袂危坐添鑪炷箋於是出桂阮調素絃控肱月而當抱撫筠柱之橫駢師曰茲熙春之斷餘偶絲之而清圓者也遂鼓一再行清越悲壯如泉咽冰底風行樾間脩脩子欲斷而復作淙淙子似漱而還潏鏗爾擿銅丸之韻淒子聆高樹之蟬又如游士騁說劒歌去燕何辭氣之從橫激太清而沈羽淵客乃呀然而驚慘然而悲信乎物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想老微之般樂盪侈魄以無前厭華陽之湫隘敞樓居而致仙海鼉首抃金鵬翼騫鬱鼎蓮之香霧鎖月殿之嬋娟蔭千秋之歌舞壽良岳而不騫

俄龍移而鼎去繼金亡而閭遷殆露槃之聲折悵秋風而涕潛興廢一瞬兩朝百年委繁華於野草鎖莽苑之荒煙咄此木之何幸遇幽人之達觀納彌盧於芥子寓餘哀於一彈猶足以舞魚龍於海曲洗亡國之愁顏也嗚呼噫嘻向之使人凜而悲者物詎能動於人哉人之哀樂妄爲物之所牽不知太虛寥寥旣寂而玄唯此理之嘿識何繁華廢興之足歎師曰子其爲我賦之吾欲秋月當戶松風滿軒寫仲容之別操合清商而洞宣使雲陰蔽空玄鶴下躔走商延於濮上掩新聲於師涓也

鶴媒賦

并序

中統二年予在上都掌記中堂客有負青障挾長杖二鶴馴於後以廩繼來請問其役曰以鶴取鹿者也嗚呼鶴善

類也喙雖長不鉤銛以噬爪雖巨無跡指以攫而於麀伏
容有伎害其如人之不仁何至元壬午冬與禮部王兄子
冕因話及此慨然有感曰今人以智計相傾內險外易者
何殊於鶴之取鹿也作鶴媒賦其辭曰

萬物者元氣之盜氣之靈者莫人若也既役物而君之其
忍以盜作智而為得計乎如絳鹿草間圖鷓潔地尚紙求
蜂葉城網雉盜物矜雄此何足異以智獵愚理固宜然用
愚戕愚斯則不仁之極也鶴本善類與物無伎飛翔寥廓
仙游之驥教之羽舞已違元性詐以標鹿遂戕彼命是則
鶴之善人則用而險之返有過於機穽也鶴了不知鹿終
弗悟歲供庖廚皆鶴之故何殊人心內險外易以詐假仁
顯比陰忌將取彼有則必姑與彼昏不知日狎而伍一落

其機投足無所誠何異以鶴而媒取也吾然後知物之顯
暴者既得預而防之愚而深中者尤不可玩而侮也示我
同志筆而為賦

五言古詩

擬韓子秋懷十一首

出郭行時稼秋風正蕤蕤臨川閱逝波浩浩去不已富貴
來幾時及此行樂耳把酒對西山坐看秋雲起天矯化蛇
龍異狀紛莫似世態初不殊儻來安可持我懷拔俗標干
霄仰逸軌酒酣歌鳴鳴振衣私自喜

秋風拂庭柯物意自含悴松柏抱貞心表表歲寒地長年
豈致養易衰匪自恣浩浩一氣中所稟蓋殊鬼人尤物之
靈要以天爵貴

天運健不息君子戒靡曼讀書下硬寨肌腸充藿飯造道
苦未深紛華非所願秋風動黃鵠千里奚足歎風濤北溟
鯤變化搏九萬大邦易爲仁郁郁文獻半出處貴有時莫
遣夜鶴怨

攬衣起秋早露氣清凌凌偶書秋懷篇悞筆成蒼蠅吾言
固不佞未免人屢憎聖域有坦途學步高山陵尋源有靈
槎臨池弄鯉曾我生恐不偶鄙事從多能

虛室生夜白清露發鶴警空庭海月上愛此良夕永今年
苦煩歎似值苛政猛盻盻秋風來汲深持短綆

庭菊被焚燎脫禍乃老幸朝來有佳色一笑倚軒屏露叢
低寒花促織泣暮景呼兒曝羣書趣此秋日炯弊帚享千
金利途競織梗二者昧所思厥病失坐騁旣悟前日非敢

事子淵請

長夜苦漫漫長空星斗暗商歌南山翁遺愛有餘憾祇知
享高明曾何恤鬼瞰而我獨於世滋味嚼蠟澹畏途足風
波汹汹洪水濫濯足尚云可浣纓豈宜暫此身矧虛舟敢
不慎簡纜天心幸私我書史日與勘庶還浩浩天未害家
儲甌

殘暑不肯退秋陽麗庭軒靜觀消長理警此歲月奔成功
嘿嘿去天道何曾言斂衣坐一室書帙散我前開卷飫至
味忘却盤中飧最愛歸去辭雋嚼了一篇作者古不少文
字浩萬千感君固窮節當年亦辛酸遙持酒一瓢同醉東
籬邊九原不可作念之終歲年

青竹不耐暑索寞衆葉乾白露下天宇洗此青琅玕風枝

簌餘潤暗滿佳菊團依依南飛鵲遶枝擇所安感時賦秋
懷古井翻晴瀾我生分已定安用資走丸出門安所之呼
兒解征鞍

閉門秋月上靜院圍蟲聲幽人掩牕臥一室鑑虛明四序
候以周代謝何其誠物華有盛衰天地復虛盈君子順所
履持身嚴五兵牛羊旦旦伐山木時以榮所慎獨處際心
蕩韓盧令

離離隴上禾望望日攸好不勤耘功秀實應不早西風卷黃雲
收穫走鄰保荒田棄足惜握之遺其稿致役貴厥初無爲宋人道

寒雀歎

閒庭有遺粒寒雀往還飛盼睐傷無人翔集下疎籬一啄
復三顧慮爲物所窺幽人負暄坐玩之澹忘機一笑拂衣

起羣驚向空歸因之感吾生分外非所期富貴倘僥倖何
殊鳥驚疑吾儕以義榮先賢有良規

鹿喻

我本麋鹿性出處安自然金鑣非所慕志在長林煙得遠
機穽地食苹飲清泉呦鳴錫同類甘以辭華軒野兕出其
側暗蹂山前田農家伺所害乃知獸之愆彼兕以計去嘉
禾歲芊芊野人居山中數畝事墾闢慮爲町疇場指鹿乃
兕屬雖無獨刃心見之惡且逐鹿心素無機澹與標枝閑
遁跡入幽谷擇音遠人寰尚爲山中人置疑齒頰間

溪田暮歸

疎林煙火微草露溼芒屨遲遲歸路長清月掛林杪依依
南飛鵲幾回驚且繞一枝幸得安誰復睇雲表田家固作

苦遺安子孫寶彭澤百日令解紱徑歸老我心默有契縻
爵豈不好違已病交攻飢凍止枯槁躬耕南澗垂浩歌樂
槃考

昆陽懷古

行役宛葉郊路入昆陽城淦水抱城左蕩滴東南傾川原
入四顧蟠互多崗陵城頽削懸崖草深惡鷓鳴嗟爾一杯
土當此百萬兵莽圖十九年聚此天爲阮王者況不死千
騎驚龍騰漢業兆豐沛赤伏此中興創復兩不易山川賁
雄名東西遙相望盤盤兩神京千年事雲散草木含威靈
野人無所知城邊事春耕扶犁上廢壘壠畝縱復橫只應
懷古士千古愴餘情

爲東坡昆
陽城賦

泛漳篇

并序

予以王事奔命今春環走二千餘里前次漳陰車殆馬
煩且得目眩髀痛疾遠不能騎舟行東下庶得一日之
休富覽大川勉卒來事作泛舟篇以見意時至元辛巳
四月十一日也

盤盤魏大名屬縣行且周銷我髀裏肉四月猶綿裘舍車
出漳陰步上枋頭舟咿啞理雙棹信船下中流清風泛微
瀾篙師訝當頭豈知河伯意故故爲遲留汀花助行吟孰
取澤畔愁解衣臥篷底穩似畫舫幽駭觀兩岸移灣環轉
林丘灘回淺能澁波富去自適拍拍風水聲雨打空階秋
白鳥何處來雪點河之洲前飛如導予翔集聲啁啾欽念
川上歎晝夜何悠悠宜爲智者樂曲折涵至柔中擅利物
功轉漕半九州君看萬斛載掀舞一葉浮仍爲勉不息能

若茲水不行行望沙麓且得一日休呼兒覓殘紙題作漳
川遊

野河渡

蒼茫劉橋渡南北凡幾過清霜十月交澄湛東流波飲馬
立水邊照我兩鬢皤行役非所苦傷懷動悲歌三年恆山
趙彈劾兼拊摩熬熬眼中民力弊差與科不能一勺潤慰
彼煩與痾顧此衣帶水漑載功寔多人而反不若低首愧
野河素餐吾可逃奈此蒼生何

折齒吟二十四韻

吾年未四旬顛髮白勝雪兩眼眩生花一耳或通塞所喜
牙齒牢未省有殘缺飲食雖壽基齒壯物善嚙庶幾桑榆
境健啖延歲月所以戡與餅飢來若刀截今晨具盤餐輒

肉固纖屑一嚼出不虞左齒拉而折羣稚慘不嬉病妻驚
欲絕汝老不自量無故取摧摺予云盛則衰百醜見兩頰
平生好言辭咀嚼出五色文戰怒欲碎醉飲乾甚決運用
勤亦至半百當衰茶一作時時以舌舐乍脫覺中熱一落
不復生根杈漫枯枿駭若中堅摧闕於山口豁自今須慎
護作事思妥帖一柔勝百剛有味老聃說哈呀動恥念顛
倒漱水怯猶勝昌黎公餘者堅尚潔既不妨獻歌底用心
聃髀齒隋端午前詩裁重午節成虧恐有數歌以散憂結

汲冢懷古

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
下歸作是詩者蓋自江左平後竹書多傳於世余憂好
奇攻異者讀之恐有致遠汨泥之弊故不得不辯云

灞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孟草樹
慘不春穿穴狐狸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憶當戰國
際安釐亦狂且澤麋被臯比坐為秦人驅敗亾自此始保
邦何乃疎不知身後藏安用書十車上窺似與辛下逮蒼
周書零亂竹簡光詭說何紛拏征南辨已詳多出行怪徒
稽古不適正死為毛穎誣其中亟當辨阿衡被夷誅孔子
修六經亦已防姦污大書一德後薨葬開亳都在易最奇
法安取理所無茲焉萬世程洋洋真聖謨何煩事幽蹟致
遠泥所趨長歌望陵去樂過風乎零

擊訓狐

訓狐本惡鳥飛潛林谷間眇夜返為晝聲勢何軒軒矜凶
聚妖異其氣幾神姦家僮夜得之縛致庭階前目光爛兩

炬狂躍倖一騫羣兒顧之駭四走入席眠我因為沈思善
惡以氣宣古云鷹隼輩不如鳳與鸞以茲惻憶心遠彼凶
與殘胡為止我屋夜半呼聲乾女奴前致辭此物何足患
西家養以久逸飛偶翩翩內疑始冰釋念之心稍安緬懷
昌黎公心炳陽烏丹彎弧親斃之絕類不使蕃揮策碎厥
首亦與韓意然長令杖端血著此一綫殷比跡孔段笏異
世同不刊起視夜何其斗插西南天蒸雲變曉黑漠漠來
輕寒

望崧吟

至元丙戌長至
日追作二十韻

前歲試洛師憶與節齋約同作崧少游心賞為一豁羸駝
鞭欲前竟為事所却宛循洛水東馬首眺陰壑洪濛元氣
湧磊落雷雨惡不有此峻極安得雄四岳只緣不得登萬

象負酬酢諸峰羅六六景氣終慘錯披榛入會靈宋離宮名吟
倚廢宮角陳公最健者帥可三軍奪空餘墜仙興出世說飛
隨迷嶺嶠歸尋黑石渡易駟指輦洛行行嘆不勇失此寧
復作吾儕貴乘時過慮自羈勒至今有餘恨夢繞神崧脚
盤空轉危磴矯首看飛閣探穴不知畏入室不挽葛茲焉
即神清洞戶四開闊山人喜余至供具為止泊會凌列宿
嶺一笑動寥廓

雙廟懷古

鐵輦動地來獵火燼九縣睢陽東南衝江淮國所援蔽遮
不使前恢復可立見二公明此機死守誓不變雖危所保
大如蝮螫解腕最難結衆心存歿匪石轉彼蒼界全節誰
爲落賊便已矣君不忘握爪掌爲穿竟能濟中興淮海了

清奠至今忠烈氣皎皎白日貫賀蘭觀成敗不飲浮屠箭
殺亡計多寡此論誠可辨我來拜遺像凜對如生面乞靈
激懦衷剗決剛同鍊朔風吹樹聲尚想登陴戰暮倚暈月
城悲歌淚如霰

苦熱歎四十六韻效昌黎體

祝融駕火蚪頓轡周八裔戰酣西北乾回薄餘暮熾朱光
沸虞淵大地蒸一氣蒼茫夜色溼幽鬱玄象醉今年六月
中荼毒逾往歲金晶才始伏燹怒勢此銳炎官張火傘屏
翳揚赤幟四合歎陳來一鼓赫離治天潢影半涸星鳥芒
欲慧吟風樹葉噤塌翮林鳥墜併兼坎兌權不使天地閉
王城十萬家燠灼迫一勢乾坤隨熾爓逸德駭天吏掩關
人事絕藏伏敢口議褰裳起中夜通夕不容寐捫背赭汗

流窺井湯泉沸松間有困鶴無夢到清暖牆根有腐草螢
化光暫暫穿簾入我室照眼驚火齊陰蟾遁老魄火鼠騁
點智夜深過我前跳躑翻飲器屋古又足蝎伺螫尤謹避
簞紋燎炎輝側脅能少憩舉動體慙熟歔歔氣短細抱冰
眠或可揮翊何所濟二年客京師身幸置散地雖無束帶
勞唯老覺加倍彷徨不知曙種髮沐而被四序本平分偏
盛誰所致火攻出下策不已燬萬類嗟此一人喝死將
何厲此生匪金石流鑠吁可畏內熱復自焚衰槁將立至
燥惟以靜勝事須以義制冰山詎可依煬竈非所媚遐想
崑崙巔庭觀何偉麗巍然五千仞日月光隱蔽回環十二
樓空明澹無際水晶作柱礎羣玉絢軒陛天風掠枕席月
露溼環帔瑶臺擁灑靈萬舞發清吹真仙事朝元鸞鳳互

驟翳閭風接玄圃追陪憶遊戲何年隨塵緣坐想無由詣
安得萬里風振此垂天翅脫落區中囚高舉尋吾契

虞姬墓

在靈璧縣東三十里虹縣道南
陰陵山北舊有廟在山上今廢

重瞳鮮情人鍾愛獨虞美五年有天下寵幸想無擬一朝
走陰陵楚歌聞四起君王大事去飲訣共歔歔感君佞儷
恩死不為漢鬼一坵鳳陽東粉黛見石紀空餘山頭草纔
歌葉披靡定應月夜魂長遶烏江水

食鱸魚

鱸魚昔人賢我行次吳江秋風時已過滿意尊鱸香初非
為口腹物異可闕嘗口哆頰重出鱗纖雪爭光背華點玳
斑或圓或斜方一脊無亂骨食免刺鯁防肉膩勝海薊味
佳掩河魴燈前不放箸愈噉味愈長張翰為爾逝我今赴

官忙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倚裝足朝睡且快所欲償
夢驚聽吳歌海日方蒼涼

平望道中

今日風色好舟行喜清和吳江抵嘉興遠不百里過解衣
坐蓬底閒聽吳儂歌大艚從東來帆檣鬱嵯峨云是淮海
公赴召耽微痾倉皇不少住進棹如飛梭物情忌太盛從
者不得多尚餘蔽川載意氣隘兩河有懷陶朱公霸業到
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與棄蠹左顧萬金橐右顧西施婆
可想不可見五湖渺煙波

響板辭

笙篴雜箏琶悲策合蕃唱喧然一堂間餘音胡得抗紅牙
掩自無按拍喜時向響板出新聲激烈極清亮都來三鬪

木手拉若爾壯遠疑啄木禽扣戶何異剝近驚老鸛啄頓
齒振林壑劃然透空去夜靜秋城柝方能節衆音乃見終
始作我本幽吟人避喧便澹泊奈何將兩耳聽此終日聒
君不見陶琴無絃趣有餘子幼鳴歌死哀樂

望黃金臺有感

樂生與郭隗儼德非同儕九九乃小數正可訓提孩樂生
復國讐強齊捲輕埃燕昭師事隗竟築黃金臺我思賢王
心要罄初始懷在昭固至德贊襄誠衆哉臥龍以力食躬
耕亦堪哀昭烈昧三顧孔明甘草萊一語萬代譽正獨龐
公開鳳凰巢千仞一舉出九垓翱翔覽德下千年能幾來
採時不易得況復管樂才毅然好賢心無爲古所咍

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虧不知
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爲宋踞凜風
繫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連雞事久變乃生勢
去心恫疑奄奄十六年慘悴甘湘纍內鬩旣首鼠外侮宜
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微
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萋蕭爽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
主一殺幽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
間天理或可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
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題焦節婦卷後

焦氏有賢女姿稟與衆殊旣笄樂貧素出嫁南征夫一朝
聞臥病尋訪邊之隅怙恃力眷挽在妾夫何如竟能遂初

志扶喪歸里閭朝昏事蠶織恭侍舅與姑百年終孝養葬
祭何勤劬拊畜兩孤幼嫁娶禮與俱孫門固衰謝賴一貞
節扶夫婦人倫始因之變時污一端青穀信至死誓不渝
采詩論國風彤管宜沾濡誰謂閭閻間凜此風烈嫗倚倚
谷蘭馨落落青松孤豈惟表門闕抑備太史書達卿昧平
生容齋文可娛美節觀東州亦用播友于清風振孤標讀
者宜嘻歎

送許澹齋提舉隆興學校

我初入玉堂喜識澹齋面忠翁兩朝士極口爲稱羨子遠
東嘉人文綵金百煉妙年登巍科巧宦歷幾徧風儀聳四
筵目光雙炯電前年來京師得遂依劉願校書天祿閣音
吐見雄辨長河瀉建瓴灑灑江左傳三釜固祿微一官爭

鷓薦行李日羈栖猶是多士冠今來得美除提舉江西彥
在吳列朝行客燕領詞翰洪都儘經學文藝業多擅好將
鑄顏手主善志無倦習俗與命脈風雅爲一變江煙送行
舟瀟灑離亭餞清吟代驪歌別思空眷戀依依鄉國情去
逐南飛鴈我老歸未得松菊夢秋澗衣冠拱清朝粲馬珠
會弁自慚老無能零落秋風扇君行重感慨龜勉磨鐵硯
長江控高閣百丈驚井幹梅花散春妍蒼煙開禹甸江山
有清眺風月興不淺南昌地卑溼衆流爭湊衍去年水爲
災孤城江四轉兒童化魚鱉萬竈產龜鼃慨然爲開陳此
事豈小便一錘濬東湖澄江靜如練澹齋素有爲肯遣空
懷卷

七言古詩

金馬門行

贖董參謀彥
才之元帥府

十年金馬門中客萬里風雲橫上策貂蟬要自出兜鍪
舟渡江江水窄新豐樹色繞千官一片丹心懸魏闕洞庭
白波木葉下千騎臨江思飲馬堂堂大帥晉龍驤聲振南
陲無呂賈止則如山戰則克更著君侯叅幕畫淮陰何止
一軍驚滿眼旌麾動秋色萬竈連營楚戍煙一樽回首銅
駝陌功名年少貴力取行與諸兄垂竹帛蹇予久事筆研
間天東倦客未能還夢回破屋見星斗商聲夜半歌南山
虛名不到麟閣上白日能饑首肯槃何如乘此長風去濁
浪吹破東南天

銅方爵歌

爲翟器
之賦

荒陵盤盤枕山垆石麟埋沒秋草平陰燐夜出金作聲牧

兒走避羣雉驚佳城一朝見白日神物還從野人得勒銘
壬子歲幾周考究古書猶可識篆文鐫刻非近世周鼎殷
盤迺倫擬兩柱作一作撐具形四趾垂象齒雷章繞腹隱觚稜
老鳳喙長驚下墜土花繡澁不敢蝕翻成翠羽丹砂紫我
觀三代制飲器多圓體咄爾形模方劂刻殆神鬼秋茵春
蒲非可比物之隱顯固有數流落君家得所止士雖好尚
具眼少博雅如卿古君子補亡呂氏尤取重元氣淋漓開
太始君不見達人大觀者今古一昏曉人生極壽百歲止
作計千年意何藐我歌君試聽古人誰盡了九原不復作
此器君當寶一笑尊前為傾倒

短歌行山中寒食作

是日遊李馬二墳

花枝入簾晴晝長游絲翻空網春光一聲金縷酒滿觴聽

予短歌踏春陽雲澹風清日將午信馬東城歷煙隴人家
野祭須墓頭白白紅紅滿原圃饑鳶欲下影婆娑不待墻
間徹盤俎陂陵高下麥青青貴賤賢愚同一土況茲百歲
忽如寄過眼浮榮誰比數古人感此由重論力取功名照
千古東崗畸人說隴西攀附雲龍總風虎鉅株枝散勢莫
依蕭索荒丘穴鼯鼠豈期健婦持戶門一片豐碑論世譜
林宗不作蔡邕死旌紀紛紜爭媚嫉銀罌酒暖籍草坐滿
引一杯私自語吾家先壠在衛南老柏如林百年許起身
耒耜世有澤嗣及先君擬掀舉生平抱負奈數奇賈志下
泉良獨苦悲纏風樹逾一紀業在青箱恨難抒伐柯有斧睨
不遠負荷至予尤莫取一官羈勒晉州城竚望南天淚如雨

沙堤行

君不見漢家日月四百載比隆三代追唐姚經綸帝業顧
多士規隨始自曹蕭與又不見丙與魏孝宣中興賴宏濟
侶慚變理化權衡重以文儒緣吏事羽毛千古動雲霄黃
閣清風兩無愧潭潭政府中書堂朝廷思治具畢張歷觀
至元中統間諸公翱翔佐時昌相君繼踵叅幕畫快決不
數陳元康況今炎風朔雪混一統軍國庶務何穰穰一朝
鳴佩見獨步恩波鳳沼翻晴光小心清慎富籌策人望翕
爾稱賢良房謀古推帷幄傑匪以杜斷疇能將璣旋衡幹
日萬計夙夜密勿心靡遑愛君南選儘公允要使四海桃
李俱芬芳我常叩君見餘蘊選進久已歸鞶囊柳陰大道
沙堤長迤邐遠竝宮圍傍錯金輕軟襯珂馬火城前導光
煌煌行人走避歎禮絕焜耀赫奕何非常相君報國有能

事澤民三代君虞唐火城沙堤誠足當况茲三陽排凝出
九地君子道長羣陰亡惜哉時乎不易得為君一言陳斐
狂蕭曹開濟固云重丙魏論思詎可忘

羽林萬騎歌

并引

至元丙子歲立春后三日醉入奉御宅明日酒惡隱几
坐殆不能為懷遂取通鑑閱唐明皇帝清官事蹟作古
樂府一章號曰羽林萬騎歌書示表弟韓從益且浮大
白數四覺酒氣拂拂從指間出去矣其辭曰

韋娘雞晨遵篡武牡雛啄李求太女履霜得冰忽深戒禍
始房陵帝私語神龍殿前虹貫日王氣龍池濯煙縷羽林
萬騎驍且雄守捉內外生陰風韉裁文豹虎衣炳扼腕久
弗諸韋容潞州別駕眼橫電虬髯英姿真太宗暗中結納

許清禁繼以幽求玄禮仙鳧忠玄武門前聽二鼓散亂天
星隕如雨平明一掃妖氛空相王巳是玄真主東城瑞靄
朝日鮮五王甲第臨天淵三郎歸來龍在沼晴波翠艷終
南煙開元隆平此張本煙火萬里春熙然誰圖勇斷蛾眉
劍翻作環兒竝轡鞭

畫家有五
環並轡圖

謁蘇墳

在汝州陝縣釣
臺鄉蛾眉山前

神嵩崩騰萬馬東汝流西來橫玉虹山川秀潤不少悴知
有娥眉老仙宅其中先生立朝有大節南游天使完其忠
胷中英氣蟠不盡餘蘊散作文章宗天章昭回爛雲漢下
探萬古英靈空前年西堂覩先生之真像今年此山拜先
生之堂封嗟予何者有此幸青藜得照龍淵宮汝陽樓上
重回首安得追逐逸駕攀高風滌濯固陋開顓蒙公雖僵

臥其猶龍

虎牢關行

至元三年夏六月予與總管陳慶
甫考試洛陽東還汴京道出其下

鞏原北望河洛郊嵩印東走脊尾高憶初洪水勢方割湯
湯北匯深淵壕千年水去兩崖出天險東阨開成臯中原
失鹿在所逐河山戰氣秋蕭騷當年劉項儘勅敵阮生猶
爲歎非豪竇王倚角更可笑如娥赴燎其能逃秋煙古戍
深黃蒿狐狸夜上關頭嗥空餘千古荒城路輸與行人說
爾曹

商鼎歌

并序

燕士張君父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即
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敦卣及
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遇夫奇妙不惜資貨期

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牕棊几展
布陳列廼沾沾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
精諸賢之純粹今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
友之誠靜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
回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煙之過目遇佳客
踵門焚香煮茗盡發秘藏爲序說家數評論其優劣雍
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足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
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
勝詩詠喜爲序其平生澹癖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
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鑠只緣近古俗忠厚象
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縻天爵當時
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索蒼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

傳誇灑噩供佛牀頭夜壑深物歸所好得真托張君稽古
負精識入手摩挲三歎息兩耳高撐足拱三六乳附觚何
的歷饗饗繞腹雜雷紋紫翠英英悵猶溼細觀款識商父
丁崑玉南金非所惜平生澹癖心不足此日大嚼情暢適
模形遠紹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莘叟負
謁湯高宗彤祭雉雒黃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
迹一朝悅隋三毫間神明之器今日擊或裊沈煙讀誥盤
或挹殷谿煮巖石尚友直探三代英平生閱古心方畢

憫雨行

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廿四日自束鹿縣入深澤午憩西
河鄉錄父老語車中足成此詩時所在祈雨

旱蟲食桑桑葉無穀不出壠麥欲枯人間四月號清潤物

色慘悴幾焚如車前田畷向予說半歲無雨曾霑濡春蠶
滿箔弃欲盡鋤戶赴熟多空廬社翁致禱略不神盼盼一
雨何時蘇嘗聞古人遇災懼牲幣徧走山川零外修政務
內自責念及女謁并包苴昨朝冠蓋稱勸使田務督責須
勤劬農非耕稼何所事勸至無勸將何趨一和繆盩良有
謂蜴蜥滿盎真無辜我初聞言顏已厚食不下咽心爲瘡
憑軾歸時長嘆息欲對畸人意先屈因思漢相問行特燮
和恐是三公職近年氣運例險食忍待須臾莫倉猝驅車
疾去指前途落日蒼茫下喬木

宣和寶墨歌

贈顏提
點仲復

宣和殿深春晝長老徽宸翰昭回光墨卿入奏少許可追
逐五李參三張猶卑古法出新意萬笏細搗和龍香宮鴉

借色翻朝日三十六宮香霧溼鳳飛龍舞九天來雙影盤
盤落玄壁流傳人間今幾春顏公得之知所珍有時一勺
試曹溪翠研霑霽看玄雲錦囊舉世爲寶玩阿知尤物反
玩人以茲過客目有屬重似連璧輕埃塵麗眉書客秋澗
子老不道進技乃伸右軍筆端有陣法需此甲盾方通神
作謔一笑師應聞

聚星鳳池硯歌

宋賓客弘道出端研示予背有七眼題曰星聚鳳池其
狀皆作人目平堅蓋未嘗見也先生喜翰墨又目疾新
愈即得此硯豈尤物有歸將爲文字之祥耶將洞發神
光增雙明於桑榆之境耶喜爲作詩以歌之其詞曰
硯之同功甲與鋌試之敵場惟利堅其或返是奚用焉嗚

呼此硯從何傳墨華猶帶紅雲鮮景星會弁舌有泉鳳池
春漲光流淵松風瑟瑟聽磨研君看淚眼真茫然斲手愛
惜猶珠蟻江山秀發駭一世乃令碧眼開癯仙先生神光
還舊觀皎如明月澄秋煙潛心雖澹開有兆不爾此物胡
為前硯園喚起襄陽米走虺驚蛇見醉顛

讀五代史記作古樂府五首

楊柳枝辭

唐昭宗天復三年梁王溫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於
延喜樓上臨軒泣別因賜楊柳枝辭今亡乃為補作
楊柳枝風吹何嫋嫋暖煙如織綠絲柔延喜樓前春色好
臨軒奏曲送行頻梁王重有回天勲一忠之外何復云安
得高祖太宗之業如柳新

檀來歌

汎樓船下淮浦百萬豺貅歌且舞不殺降不掠虜吾君弔
伐真湯武爾檀來不欺汝皞皞王風樂吾土

椒蘭怨

昭皇迫東遷望絕忠臣援堂堂鴈門兵祗足速禍變帝酣
長星杯醉魄迷椒殿神龍失水机上肉惡鳥啄門夜漏半
龍興赤霧天為紅一竈三百皆皇宗唐家大業至此盡自
古亡國未有若此之哀恫梁王歸罪將誰給奴輩雖誅天
有在金祥殿空殺氣高賤珪白刃專相待

汜水行

五季權在兵逆順係財賄同光當宁能幾朝牝雞司晨頌
內外添都買宴物山積盡入掖庭充內費君王政荒優宦

狎將相無辜恣誅殺蜀資百萬賊所徼縱有其能供近渴
一夫夜呼汜水東絳霄樓頭兵反攻雍陵竟隨所好死英
武杳逐仙音空先皇有識如相問三矢雖還未克終

劉山人歌

劉山人黃鬚模糊衣袖褸著囊藥籠手自攜親詣宮門來
省女將軍物色不少差其奈后方爭寵嫵被驅吾父已兵
死何物田翁來辱污椒房恩遇望遂空破帽東歸心痛楚
長吁行念樂天歌不重生男重生女此事到吾爲妄語嗚
呼五季皆天民人倫濁亂疎反親當時乖盃同一氣天理
何有劉山人劉山人莫悲泣伎方終老固賤貧却免誅夷
爲外戚

過宋義墓

予往年東走魏過楚上將軍宋義墓欲作詩爲弔而未
暇今日與諸生講讀至義之本末前後諸儒略不見論
說因賦此篇以發前賢之所未發者

秦兵西來勢莫當羣雄假義尊懷王我雖三戶秦可滅彼
蝨可搏微者或莫傷將軍乘勢思一掃當時籌策誠難量
項家父子本強暴以謀制勝非渠長義維去暴失之易一
死竟隨貪如狼重瞳子何猖狂只知帳中奇兵化青血不
悟鉅鹿之戰開天亡風雲慘澹蛇作龍安得即遇隆準翁
使我目亂狐裘茸高陽酒徒號狂客醉中兩眼何其瞳攀
鱗掉舌纔數語兩女輟洗來趨風英雄有時利不利俛首
何限甘長終楚王店頭土一丘至今草棘荒煙愁我來弔
古還一嘅西風黃鳥聲啾啾

秋澗著書圖歌贈畫工張仁卿

張生寫出秋澗圖先生胡爲此游居知余讀書樂幽寂況
復野麋之性宜與水石俱西風蕭條秋氣餘浮雲身世將
何如江蘼託詠太哀怨老松臥壑甘扶疎逢時不作棟樑
用且須著論希潛夫盤盤澗曲深幾許長吞遠汎知攸徂
百川橫障使東往細大不擇羞潢污考槃有歌誰與伍山
鳥山花吾友于張畫師王宰徒雲煙落紙何舒徐吾今屏
居日已久爲我作此真良謨平生未常學學焉於此初古
人尚友無老壯要欲靜泊志可明而遠可逾駸駸晚景幾
桑榆不知此去澹泊得似畫中無目明神王骨相懼一丘
一壑著幼輿畢此一事爲成書此外何有於余乎此外何
有於余乎

時集錄古今相
業爲調元事鑑

圮上行

邳州道中作十一月
初四午刻書於宿遷

楚兵東來殺爲嬉烈火西捲如飈馳爲藁驅爵恐過慘天
賜漢以興王師憶初椎秦天下震盛氣不折將徒爲泥中
進履屈亦至不爾安制重瞳兒往年親祀濟北石此日還
賦圮橋詩神龍變化不復見仿像鬼物來陰機素書三卷
不必怪要本老氏持其雌

飛廉館瓦研歌

癸巳六月六日病
中作贈王冲霄

洛邑西遷漢靈泣一炬南宮三月赤飛廉鍛翮化青鳧老
瓦淪胥何所得太陰凝魄祕興亡土花千年不敢蝕劉郎
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干
門風冽冽磨龍頭角入孤園收斂松聲聽蕭瑟墨花供筆
發幽光長日玉堂生五色張華博物見初心笑泚玄泓爲

渠說昭陵柏城初覩汝十五年來莫渠別護軍紀漢明有
書應劭笈形更精潔道初在邇求轉遐半世看書眼空纈
冲霄持贈有深意澹僻憐予如任俠一朝入手與神會過
戶不知吾屐折嗚呼三代不復見兩漢規模儘堪說寶藏
宜與瓦礫殊隄備有人來揭篋

昭陵柏城宋仁宗陵
也在河南鞏縣西南

七言律詩

登凌雲閣

布衣塵滿戴儒冠風袂來登上將壇棟藻雲飛朱拱溼檐
牙霜重玉梯寒風煙遠勝籌邊迥氣勢雄吞汴水乾經略
江淮有成算不須重展地圖看

登資聖閣

傑閣當年瑞靄氤亂餘金碧半塵昏豈知象教移中土猶

揭雄名護國門法界冷沈梁苑月寶香難返汝陽魂傷心
五嶺騰煙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過朝歌

山勢西來擁廢宮荒煙回首接南鄘緬懷藝祖初經野忍
見狂童到覆宗野水作聲知客恨幽花含露爲誰容千年
快意商郊戰流謫爭教有二兗

銅臺懷古

都邑盤盤據四衝登臨形勢覺天雄歌樓暖響春風細綺
陌香銷寶氣空笑著孱王承宋弊至今姦孽擅唐終憑高
誰識神州恨付與衡漳日夜東

聞詔

灤水蒿呼萬歲觴綸章飛下紫泥香九天空有風雲夢萬

國爭依日月光草木變衰元氣活乾坤開霽老陰藏兩都
耆舊欣相告四十年來未省嘗

上王翰林

白衣如鵠禁闈春九萬曾搏北海鷗獨翼龍顏潛代邸親
承雲錦織天孫兩朝耆德尊元老千古雄文說赦恩寂寞
黃金臺下客詠歸心久在龍門

祇謁昭烈皇帝廟

一劔功成百戰場三年章武事堪傷力扶漢祚圖燃燼規
取劉璋出侮亡若論託孤徒啟篡試評含泣到分香秋風
一掬宗臣血五丈原頭落日蒼

燕城書事二首

都會盤盤控北垂當年宮闕五雲飛崢嶸寶氣沈箕尾慘

澹陰風貯朔威審勢有人觀督亢封章無地論王畿荒寒
照破龍山月依舊中原半落暉

朔風千里捲孤蓬斗酒難澆魄磊胃清濁滄浪知自取蒙
茸狐服竟誰從燕臺坐老黃金客甲第爭高白玉鍾撥土
便成千尺榦露恩初不負崑松

望西陵

漳川北岸望西陵馳道東連講武城將略有餘開戰伐墓
碑無謂自題評一棺何在彌天力九錫徒誇盜漢名千古
遺墟冷煙底定軍山樹拂雲平

牧野道中

野人川浴振裳衣況接恩波沐鳳池莫訝出門何刺刺須
知去國自遲遲河橋飲餞無千騎文物聲名又一時有淚

不揮離別際西風空送鴈行悲

上史丞相

百揆端歸一相尊中臺潛隱北溟鯤人間桃李爭時晝天
上風雲擁戟門鴛蹇遇知思一顧家山回首惜空奔幸蒙
翦拂長鳴去會有文章報至恩

直中書省

紫禁彤庭尺五天沈沈碧綺鎖秋煙鳳池波暖鏘鳴佩翰
苑才疎愧昔賢人世好懷能幾度風塵長路已三年綠陰
好在西園樹辜負移牀聽晚蟬

白樓晚眺

條山東峙畫幘開樓外長河一線來簷瓦蘸波鴛夢渚鏡
鸞空影月臨臺千年事往情如昨滿目春傷恨未裁更著

野花留寶靨女墻隨意點晴苔

洛陽懷古

重城繚繞枕邛腰二水交纏會洛橋勢即土中多漢制錦
圍林苑訝隋妖山川開闔悲今昔陵谷更遷笑市朝萬古
消沈竟何有總成閒話付漁樵

游玉泉山

山腰一徑轉雲蘿照眼平湖漲碧波形勝左蟠遼海遠風
煙還覺玉泉多自憐俗駕來逋客急遣清樽發浩歌笑拂
巖花醉歸去山林鍾鼎兩蹉跎

歸潛洞

眼冷朱門鶴蓋陰自開幽洞事幽尋飄蕭書劍三秦客盤
礴風雲萬里心竹澗度涼便夏永藥臼留暖愛冬深何時

為濯長纓土丹竈茶煙共一林

至元七年庚午奉陪憲臺諸公闕下賀正口號

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
墀首拜認前星煙蟠鼇柱露吟袖樂泛仙音近御幘歲歲
大醑恩例溥自慙虛薄仰皇局

司馬才卿暇日登昊天寺寶嚴塔有懷

高標直上跨蒼穹物外方知象教雄九陌市聲同曉色兩
都喬木動秋風遙憐漢馬屯湘渚安得長書附去鴻寂歷
村墟野煙外誰家簾幙夕陽紅

題張府君墳丘

子儵字行甫曾
任判官孫二人

龍公祠下府君墳岡勢西來虎豹蹲翠琰盛傳千字誅青
衫還有讀書孫喬林氣鬱丘山重一水春涵德澤溫白首

故侯長健在緊須著力大于門

別高屯田晦之

十年冠蓋幾相逢邂逅燕城燕喜同清賞已歌梨雪白歸
期休負牡丹紅千屯曉月鞭聲底一片田旌夕照中自笑
欲歸歸未得草堂無地著盧鴻

佛狸祠

在瓜
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興亡隨眼前瓜步市長連野戍佛
狸祠古慘荒煙柁樓看取平吳日父老空傳飲馬年此日
不須開濁浪好風都屬往來船

送舍弟南歸穰下

壬辰十月廿
日彰德相別

相思渭北常年事遠送漳南恨別心沙暖暫聯鴻鴈序霜
寒淒斷鶻鴿音兩鄉健在都能幾千里含情老更深慰託

此懷知懇切不教消息到浮沈

賦王詹丞宣賜玉杖

王諱慶端字正甫藁城人

青宮宿衛舊將軍家世今誰萬石君千騎寵光承眷顧一枝方杖表忠勤靜臨春桂堂階月暖帶紅鸞扇影雲若把璠璣比良德健於羅結更温文

一作前日倚毗今有効雲臺從此策高勳

癸巳清明後三日偕益津李士觀登太史臺

客中何處散幽懷放眼高明恐易裁兼覺形神未全老試憑筋力共登臺山河繚繞陪京壯樓觀參差落照開曳杖不知雙髀困銅駝巷陌晚歸來

德壽殿玉方池研

理宗所御德壽殿為太上皇後所居殿緝熙講經殿也硯即碧絲歛

玉斲坤形靈四溟丹書猶認壽宮名紛紛落墨騰蛟霧浙浙秋風拉瑟聲神物不知崑火烈碧絲今對玉堂卿眼中

多少興亡事白髮孤臣最愴情

當時同僚承旨留中齊學士劉東崖侍讀趙方唐皆宋人也

為周紫巖賦冬日牡丹

蘇州人右職出身新簽兩浙行省事中齋索賦

翦翦江風十月霜寒梅時序見花王一枝重薦金盤瑞滿幄濃薰麝粉香協氣暗扶忠節壯名葩來伴紫巖芳故園從此恩光爛卷裏題詩半玉堂

聞友人買犀帶

聞君饒價買犀躔侶為精神見老年論品要勝華袞異垂腰猶欠玉魚懸通天即是裴公賜素髮其如白傅顛留取百錢休妄費安排開歲置貂蟬

寄何參政

郎山山下讀書堂萬卷芸香綴夜光贊善昔推東道主賢參高臥北牕涼林鳥返哺捷為守易水悲風劒客鄉擊筑

會傾高麥酒滿壇秋草酌昭王

贈西雲上人

系海南高弟

吏用公才不易逢茶煙都颺落花風登壇懸斷羣機息面
壁傳心萬法通慧眼正來珠媚浦浮雲飛盡月當空虎溪
公案元瀟灑會約松軒一笑同

送安參政南還汴梁

參政安公與僕定交於中統初元契濶者廿寒暑大德
戊戌春邂逅於京師樽酒談話追憶疇昔念故舊之彫
零感歲月之易邁情不能已者謹以唐律為贈既光回
旆且寓愚意之所託云

黑頭蚤插侍中貂當日雲霄一羽毛忠翊殿庭稱謹密量
吞湖海見雄豪風雲夢繞調元鼎秘奉光含切玉刀此去

斯文應有記豐碑還擬泰山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三

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

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

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駁叅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謹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研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民衣飲踰於公侯婦女衣著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

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奴隸衣飲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殺物價之一端也

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採荒歲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檢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

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駭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蓋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轡馭之權

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闊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考平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止行見職曾無分省實權

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善爲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之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下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官品流殺雜旣無選舉甄別止循常資紛紛藉藉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誰不因循苟且以歲

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爲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歲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姦弊之萌潛滋而復枿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

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
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
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
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
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臣
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
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餽
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
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
澄清之望矣

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
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

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
為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
者資歷相應既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
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

如唐制釐
務出二百

日者
是也

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

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
功而寡過矣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比至平
定諒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
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培克慘
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
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
邊遠邊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茲

中州文苑卷第二十四
五
蓋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內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

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祇皆虛名略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苦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負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取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

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

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祇閣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或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

何盜之爲豈理也哉

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茲蓋皇帝陛下屏去姦慝保合太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爲治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著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戶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

可知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爲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甌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辨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悞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爲重

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朝廷救荒恤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糶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

蓋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
遇凶歉出糶三二千石穀價自平楮弊亦復加重且勉
賑濟破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

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
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引種和糶未免弊困多不能行
俱未若留兵屯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
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

今豐州等處

左右良田

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
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
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而久荒所收必
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

亦是一法

富弼曾言此事

及檢括冒占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

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
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
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閑戶數併徙邊防以揀一時
此急於治外之意也

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臣嘗聞老子以恬淡為宗孔宣
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
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不
天之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太
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安
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谷計數已
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茁壯

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未
獲則已有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遠略撫已
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
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
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
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混淪旁礴雖聖人有置而不
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
何言而何慮哉

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
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戒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
所出沒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眾不無
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

鄂渚平內難討賊壇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
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
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乏中
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
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
震變出非常姦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罄罄日趨於困
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為念弃捐
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
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頤養聖壽與天
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澹之慮為慮為民祈天請
命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

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哀眷易乖戾而為和平變荒歉而為豐稔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

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衆姦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

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

謂桑葛也

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諛有不可救藥至於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祇應不蒙撥降反復償其不應民辨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刑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戮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而後敦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冠婚喪

中州文表卷第廿四
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臣憚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違遠闕廷八年於茲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今復蒙被寵召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欲報効而愧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者干犯天威罪在萬死伏惟少寬鈇鉞示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詭詭而來皆為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憚昧死再拜謹言

貢舉議

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乃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膚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考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邁隆前代創為新制

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污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

然後州郡官察行考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

題目止於三史內出

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

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取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眾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學士王惲謹議

記序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

澍來令茲邑莫謁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
宮而揭虔敬明年秋七月迺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
九月初吉告成厥功輪奐爽塏神遊敞然風馬雲車肅焉
來臨左林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
事文諸廟石遂再拜請書於惲惲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
蹟也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
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
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賢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
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
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
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
役不可不謂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

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
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獲拜履綦於先進趙公學
舍吁可敬也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藉則以臬
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縠如畫不可端倪厥首几
几似圓而方狀若物鈎勢欲上達循口有衣如罍可相掩
覆傍綴繩鈎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斂口哆環脣之周中
貫纒紉疊踵之后辮結方舒犢鼻穿徹色蒼艾無光臬之
織疋者逮弊絲之堅凝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睇眎起敬起
愛恍如升君子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跲然也
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况吾夫子踐履之物

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卯也於
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而驚况魯人乎然視其所
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履階
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嚴諸侯
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
翩翩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
人之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
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袞
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
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跡與嗜古
物爲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
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

王惲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新井記

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衆而無井亦一苦也蓋
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取足誠可
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舍南隙地告成
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五百役傭三十六甃
甃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二尺旣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
莫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爲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
地水率鹹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澁滲漉
之餘故也予生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
而甘且冽天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
來生生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愈朝
來汲引已堪觀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煙吐黑知
灣濼濼水府劇郡之水率斥鹵此泉扶衰殆天與我嬰重
潔繡修組尚飲來者無窮數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
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王官谷其
萃美之尤者也山闖首河曲連亘北驚為雷首為栖巖為
萬固運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官谷谷漢故壘名有
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構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
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虞已而奔命旬暇取道於虞王官
諸峰指顧東邁後八日因恙小休暑雨向霽遐想風煙晴

逸雲上遂幡然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
歷磴平坦無顛頓推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矣
其窈而曲深而容垂蘿灌木磐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磳
壘嶂碧壺瑤甕濃淡覆露內曠而外掩無擁遏薄愠之氣
蓋谷由中高狀作層陞勢相覆壓耐辱而翳其下方者是
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然正色如削中峰曰天
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噓空高齶雲表不與眾峰聯絡真竒
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又西有石拱立曰隻人左
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眇
出縮以乾溢為度東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
注幽澗是謂貽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
也王子於是斂衽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

公之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韉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
峰足望東崑瀑布磴礧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山豁
萬籟沉寂涼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塵世其東
溪水聲如遠鼓齋齋隱動林壑顧謂兒子孺曰此山靈張
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髮森豎山人李珏出
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
須眉乃酌水再酌乞靈於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
得黃金買堪乘之鶴追仙遊於寥廓也邪不然掃江山之
筆吸撐霆之氣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
駕李生之次亦所願也日旣旻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
漠然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
隱記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來伴盧君採文石於晉丙
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西梁質明
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舍凡再宿有以
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北首旁山行入臨汾界過侯氏四
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
旣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癸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
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峪西山諸峪凡一百八處下井王
莊實為之要蓋南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浩岸觀陰
定關關形峽束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澮汾群壑
來注掀騰勃怒萬馬東駛遽阨茲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
浪百丈湍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驚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

作且止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煙霏翠濕
空濛無際磳磴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
窿穹巉巖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
盤礴憇洞閣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面
自遠而至煩襟翛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於汾水之陽不
足以喻其樂也因留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一洞觀
陰罅玉柱蓋石鍾乳也稍西鷓馬鞍嶺上弱羊坂坂長約
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宿西陶謝氏
林屋甲辰由鄭谷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逕嶮狹草木蒙
茂步履錯迕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磴嶺視石之所在石陞
砌覆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三其色若雲然者尤
秀潤竒特降橫崗石溜間得枯枿一株矯如龍騰竒崛可

愛於是按行澗道眎輦運所經西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
曲折中藏堂隍其根足沙水竒曲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
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勝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
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右勢犖确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
愈竒又東行十餘里碧崖橫截水淥瀉石甕中鏘然如環
珮鳴兩山間峻絕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峰回
路轉行可六七里至岡東陶山冢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
姑射北道過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
軟脚仍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
與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復
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叅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田舍日
旻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惟幽人勝士得徜徉其間與

顯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煙而狎魚鳥亦非常之舉也歸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攄煩滯而不為徒然也

平陽府臨汾縣新解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要經界纔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戶凡丘賦之重徭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囂於訟必直曲迺已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閭縣舊署在府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為工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全集委積焚不可暉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實艱苦前政狃故常盼瓜代日復

一日漫不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眎瞻之媿清承宣風化之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訟理嚮化有漸迺以其故詢諸眾僉曰念茲在茲竊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喑喑也既度其人之樂所遂經辨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彤閣前啓衡達里達於是遠湫溢處高明委蛇安舒各有攸敘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劉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贄禮幣來謁文予以歷官內外固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間者師帥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體要而言實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眷東於清流冊授於軒陛疏名殿屏蓋繇是也今國家條章具舉百度惟貞顓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弗易責罔塞而績用不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所繫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墜酒壚間偶見眎之乃襍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穉年留心翰墨閱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龐雜與定武石本略同其背

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刻祁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行家物也嘗謂二王墨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混泥沙今一旦為吾所遇免夫淋洿蝕蝕委弃爛滅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之亭位置壁間板長吏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讓鄒賢曰此乃吾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樞衣而請益者其於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為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為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壽抑不敢矜其長為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孺庶王氏來者能弓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樞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旦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昭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爲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先之慶固當有在憚固不得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憚百拜泣血追記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爲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

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邇天威而貯寵光焉旣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乃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俾至理聞太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以安車來聘旣至上詢所以爲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爲對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仙游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丈室詢慰夙昔者久之所以欽挹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天寶復降璽書追寵師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

知變通嚮朕在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
悵然之歎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
爲前代希闊之遇顧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者
念茲在茲繼承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
度師全祐旣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爲切始克丕建實至
元廿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桷孔晏且碩藻棟
文榱龍鸞交映內拱宸居穆穆中闕應門應門鏘鏘玉宇
開于前方壺翊於後蒼官鉅竹儼侍左右其宏麗靖深宛
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
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
以勤矣載顧載瞻中外咸若麟麟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
焉若覩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啻振碧霞之孤

風爲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爲自昔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
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過體尚玄默企慕貞純載其
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爲之化耳如軒后訪道於崆峒漢
文受經於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
有鋪張洪休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聖皇睿意之所
在其于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五年戊子歲夏四月
廿有五日謹記

堆金冢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回亘河
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出泊
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氣吐成謠闕歌
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煙之讖尋罹厄實

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
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歸見其城郭爲
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
至斷溝智井攬遠破塞掇拾罔漏迺卜州西北二里許故
陳城內地鑿三坎瘞而丘之復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禡
魄薤露茗蒿同歸一窀其深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
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廕而
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掩覆仁心
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爲堆金冢言人骨久而
化金石也每歲
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本宮爲尸而祝之六代
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昭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
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反如

是其鑿哉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遁邪豈立
極之道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關係物
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濟
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旣葬主祐之
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克之慘復
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乎師
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
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
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謹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忠
觀碑爲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德昌

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豁先覩爲快
何如予以長淮迫凍爲謝適鮮于生在坐屬伯機他日打
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旣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傅君士
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傳自杭特令人付
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演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坡書在
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
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
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
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
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關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
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爲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即印泥
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春露堂之扶疎軒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祀屋
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庸致歲時香火之奉
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來京師屬
不肖爲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
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
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恢弘至道闢除異
端柰智識不能直窺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
夫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汗漫支離
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
季其斲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
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

中州文苑卷第五
五
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寶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收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爲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莫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遊行亦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爲主今讀遺書

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以示來者不爲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懶於筆研又瞠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爲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名邁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勅茲宇庶幾有志於修己治人者非特邀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第

題奠有觥突出肉歲蕤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也兩
膊雲豔光拂駿鬣尾上揭類牛而短雖兩鮮模糊雯華剝
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麕身牛尾一角五
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
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歿備盛飾以表其仁
厚故耶既而入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
碑頌蓋知爲唐皇兄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
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
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歲
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總章間
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夤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
之禮郊歌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圍夷滅無復所見有

荒煙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藏侈則厚發此必然理
也上世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何摸金暴骼之有文質中判
古不能復然則何爲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
年壬午歲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
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
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
中也北面受矢尊其實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絃以貍首
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
申誠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盍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
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斲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

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爲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竒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爲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著一機司明以之眊亂靈臺爲之攬捨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

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旣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文府英華序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旣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爲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爲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爲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閑痛悼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覩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爲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已上迄于金取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

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說其
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效於時實自先生之教之中
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
挲瞪視辨其名款爲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
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
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
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
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欵誌呂氏博古李群舒考
古等圖叅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
籀之古而不苛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儆萬世其

爲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
矣矧微辭奧旨引據攷證於粲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
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削旣
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
子之學弃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
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
而有之禮器縟典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
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彝也卣
也匝也爵也壘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
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爲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意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以是書
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間於是研思凝
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家之表使
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應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
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
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條苴補脫漏遂爲
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
於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
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畫
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之善
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
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闕五

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
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
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
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爲名恐未
之思耳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
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
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
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朝經綸一
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爲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
盡之哉况相之爲任正已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

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盡誠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
術而爲之先若不學無術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
敝故賢如傳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逮夫叔世
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
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
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
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
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
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
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夔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
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
爲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

利爲尚雖濟一時而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
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
成一書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
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袞職不無少有
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
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中則
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
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
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
七十有五子之耳聞目覩泊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

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剝月敝有剝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

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上巳日林氏花圃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迓續維新祓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克與已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已契又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友禊飲林氏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酌清波折柳脫窮秉蘭即宴歌絲間發羽觴交獻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解娛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

終期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己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忱輩來解醒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余余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弟掇之者不易區別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

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纘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夫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松樓者再宿歷覽後圃總為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煙老樹間

歸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
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後七年予
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履倘佯言笑者無時一日出
耐辱集一編示余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藁也予請而讀
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
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
略無幽憂憔悴尖新艱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
而神明與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
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
為兩涂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
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
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

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
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紵竟不得以片善及
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
兩塗一致之理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
諱思文字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
初河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
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秋
八月朔旦謹序

星丸漏詩序

司錄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
仍繪采為圖攜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為政有緩
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特挈壺

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度之中外而二氣渾侖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不出於三尺之幘百有餘丸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能之乎予嚮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易今司錄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從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漏嚴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貞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余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杖者相陪來謁鬢眉皓白氣貌魁偉敦今其若樸聽其言冲冲

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說云天下所謂聖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羣倫其為用也為天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直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並作粹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流沙高出物表挾天機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奇悖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庶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意歟雖然矯枉者必過其正迨夫末流仁智異

見戶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為駕說養生者以久視為心尚
玄者以清談為樂宜乎晉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
注今玉文蜀產皓首玄學獨能拔出眾流間索正岐根於
治平者為多無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邪故特樂而
序云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
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徧書屋壁時不肖忝
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四聖人
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竒而法也識者
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後即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
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

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
俯仰勉從於眾可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
笑傲林泉進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
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驗疇昔諗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
知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嗣子伯馳攜所著易解懇題
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為知己今雖衰懶
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
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心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
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
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窔奧也昔宋名儒
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金學易矣論
者以為得體况紫山踐履功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

而成書啓迪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
公平昔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蹟奧妙之旨則思過
半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周
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
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竒文雅之
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竒觀歷遺跡羨
河山之良是歎興亡之無窮豁達芥蒂以忘吾憂寤寐平
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夤緣迎謁抵華陰東
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
而士之隱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叩

門剝啄自稱奉先郭良弼岳甫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
請引其端細為披讀蓋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顯門之
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竒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
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為
之說曰文章雖推行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
者爾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有淵源
精尚其辭體為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
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
裂荒唐之弊故為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
天資冲粹內守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
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
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

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已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類其行已靄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謀省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楊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瓌竒之言乃為通論况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關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五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六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碑誌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銘

天下有酣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徇國雖一時之短其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非乎南陽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內鄉縣浙川之白亭伯祖諱臯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邊功起身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軍諸軍統制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鄧自昔為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韜鈴剛毅奮發馳聲疆場稱山南名將家公軀

幹魁傑而善於騎射黝色鷹視氣吐鍾鉉然環甲橫槊出入行陣間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父爵授武略將軍管軍總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以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軍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州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保叢爾域負固不服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鎮甫二旬而檄至即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宴郡僚敘別或以期遠緩發爲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况吾家三世迭將迨不肖之身分符顓閫備具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忌爲討哉詰旦啓行旗旆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

谿嶺湍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理與鱗介爭利於舟楫叢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癘流毒海颺騰炎吏士觸冒疾疫者過半躬自撫視左饋右劑恩義備至若父兄之於子弟致人人感激思奮島夷幸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獍肆凶次年己丑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公率衆先入所向披靡賊兵衆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公力戰手刺數十人以歿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割股肉致祭朝廷爲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鷲有將略號令精明拊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愾敵不自顧藉有古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年正位帥閩平居與人交氣怡辭溫謙恭惟謹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胷中權衡素定決非奮不慮死徼取美名者

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志士仁人終始一致雖頽蒿岱不
吾壓也豈以暫不幸而墮吾名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
砥礪多士室不軌也故周崇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
次序俱未若皇元即以父祖之爵祿畀其子孫有崇無降
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代爲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
氏亦內鄉大家資度純懿克媿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
幼稚生三子一女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
靈童次保保世忠子也世忠嗣承世爵往奠舊服追忠思
孝罔替箕裘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山先塋
之次起祠墓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
以垂鴻無窮儻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爲不朽矣遂介秘書
監丞申敬載拜來請予以忠君孝親係風化所在有不獲

辭輒論列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漢水東注爲滄浪鳳谿之里穀伯邦盤
盤沃野開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維茲唐侯百夫防佩服
義烈南方強三世崛起參戎行幢牙茸纛金節煌王常鐵
石我所將維南有交伐用張一軍來戍心靡遑萬甲夜卷
趨敵場桓桓不憚天戈攘誓此一去批其亢春陵宴訣何
琅琅回谿失勢臣分當鮫鱷肆毒紛蜂螳氣憑銅柱鷹孤
揚海霧翻瘴霾三江奄奄戰鼓聲則鏜一債不揀千夫僵
蛟匣零亂劔有光臣維有賈甘自戕一日之短百世長恨
以鱗介易我裳義存義亡臣節昌勝負况復兵家常卹典
昭報恩澤霽嗣侯孝思示不忘葬而從祖饗有堂巫陽下
招爲悲傷羈棲胡爲滯此荒魂兮歸來安故鄉牲牲肥腠

羅酒漿部曲儼侍備兩廂鼓鼓鐃聲鏗鏘子孫歲時供
蒸嘗銀鈎翠琰勒我章忠傳孝繼颯大決陵遷谷變事巨
量英聲載世永不亡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悉故
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眎前代爲有
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爲戶幾十萬其襟帶之雄節鎮之重
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勲閥世胄練達時體通習漢
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甫夷之後官府草創之
初布宣皇靈統攝羣屬具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
公其人也公諱益立山其先係沙陁貴種唐亡子孫散落
陝隴間遠祖曰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

徙酒泉郡之沙州遂爲湖西人顯祖府君歷夏國中省官
兼判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因以
官稱爲號喪亂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負氣
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倖直官省積勞調沙州鈐部建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太祖聖武皇
帝異其材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納情好旣密約輸
款內附天兵圖肅以射書事覺遇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
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
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荅里帳下從征
羌落每戰愾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
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僞降
伏發擊走之忽都馬踣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

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
急際委已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勲舊倘墮
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乃所甘心太
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
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城泣請曰彼逆
命者渠魁一二人何與焉若悉坑之恐堅未降者心且
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
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
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勗
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鬪而前斬艾不勝計進
圍城聚踰月不即克公一夕伺守陴者怠帥猛士潛登其
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

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勲名焜燿朝廷有意大用矣歲
甲辰詔選勲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
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
政多便於時者辛亥春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顓面西
土之寄以年高辭不拜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便之
命錫金虎符充大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寵
其行魏自兵後官府甫建羣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
政令不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
則遲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拉
姦暴扶良善惠瘝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立
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旁午咸畏公
方剛莫敢侵分少有牟於民一日釋菜廟學顧禮殿黜圮

公喟然歎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
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
為民害甚侈公請於朝跨河榷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
址捍禦崩啣且充歲時材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
賊張黨結百餘輩在所為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
知窮其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
夜絕桴鳴之警矣己未春今皇帝南伐駐驛濮苑起公從
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
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
警以忠順上結主知致出叅大政名聲揚於時利澤施於
世平居循循為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束濕吏曹糾
繩姦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鄰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
挾果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為乃扑
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焉以重典
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
臺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附焉三子長曰
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
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雲
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鈐部代
兄民職孫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藉至臨政
精覈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固鎮
鐵官提舉曰萬奴造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

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
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嗣侯教化百拜以墓
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已來將二紀於茲曾是表峙神道無
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
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昭告存歿大獲慰焉憚謝不
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敘
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潛蛟乘時亦雲驤李公材武邦之良拔
身嚮明佐興王西傾崑崙掃河湟有來羣后何讓讓公從
鈐校叅戎行卒能建功出非常天威西收陣堂堂凱歌歸
來百戰場龍泉精英百鍊剛試之剗繁尤允當行臺駐燕
總皇綱上計委積如陵岡劔伏雄毅歸贊襄於惟致君變

時康我聽我理多採匡一日聞望馳四方疇功便老國有
章付之方岳又汝長魏昔建國千里疆德星出昴光煌煌
憬彼羣屬勢軒昂正名定分我所遑拊摩瘡罷抑豪強百
廢具舉用乃張若傳有亭積有倉里不桴警孰竊攘大賁
禮殿開兩庠春風絃歌齊魯鄉漬民於淵吾憫傷躬督萬
夫舉隄防濁流不揚耕且桑功餘保障歲屢穰始焉立威
肅秋霜終以惠鮮熙春陽民祝公壽福此邦曾不少留我
涕滂公雖遽往有不亡陰積陽報理乃彰子孫嗣封奕葉
昌高牙大纛宜彰揚河流洋洋沙麓蒼是爲元臣衣冠藏
惟德在民久愈光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抑蓋

卓卓有爲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淞以來治軍撫民俱有成效惜去之遽不暇款接也後六年予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釁深重嚮任回甫拜先壠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旣而持善狀以墓碑來請乃勉爲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爲許之臨潁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邈名諱俱逸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爲誠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爲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喻之曰鄭土號稱沃壤萊荒歲久畝可數種今棄而不耕徃遷避爲安其安

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孺慕歸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尸而祝之庚子辛丑間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旣而歎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况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衍樂於胥也先是治第郡城中然未嘗久處杖履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鄰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燼餘營理

口小文卷第二十六
八
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
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
庠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勤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
見之諸孫温飫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
則盧氏其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祇
嚴貞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
一閨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太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
按察使次天麟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戰占城歿
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氏子孫七人從
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禮襲父天祐職忠顯
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
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

葬大陵先塋某穴夫人薛氏祔焉公爲人魁梧重然諾寡
言笑言則爲衆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
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
官府雖搶攘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襄漢遇俘者疾病顛頓道涂間憫焉遂罄行橐
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恩積在人又似夫漢樊
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焉可爲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暨暨盧氏家穎
之涯三世在野篤爲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迨乎府君
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旣下流氓四馳環鄭
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安若歸昫昫鄭圃澹澹沖陂
煙火相望雞犬喧籬繫鄭有存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

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
幅巾杖藜秩我東作西成可知崇彼禮節張吾四維鳴歌
有子幼之樂營產盡吾樊之規流惠閭里賑乏宗支人以
爲君子富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
里壽高期頤子孫簪紱何若若今纍纍臨終朗朗二者勿
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於身
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陂齋淪大陵崔嵬異時瞻豐碑於
木杪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墓碑

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供
奉或省署倖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

崇庠而收補焉謂之班祇出身於以抑任子苟進之風且
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
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
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溫仕金朝官金
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
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
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藉廕入雜
流爲慊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蹙負多闕鮮中外官守
代攬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顯泥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
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
以兩考調他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爾則聖人之後材能

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
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俎豆縉紳間稱其敏達
積前後勞官昭信校尉勲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廩餉於衛漕長宗侯亨奏公充軍儲經
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取辦頗以
抒民力爲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爲居
多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方圖任舊人以副闡
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
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戶印章於曠間以窶
甚冒稱偏裨獲戾投款而南以徼賞格旣而潛來事露有
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爾竟
從減死論故制辭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論

其爲朝野推重如此四年復應左丞闕公辟署大名宣慰
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
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劓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關
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
邊將以臯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獻於朝左轄公曰從逆
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爲士師則可以僇之况奴
爲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因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
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脊強幹至爲子清公賞識且
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
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
郎所謂吏勲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
爲新格粲如也庫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

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老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爲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爲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失爲風聞公勇退若爾識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偉資穎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娓娓忘倦故至元已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有以瓜果爲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浼邪中年後敕斷家事母復關白以書史自娛喜讀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爲課曰一錄則勝數過矣五載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世猶有未忘

者十三年夏余考試在汴尚憶公危坐一榻吐論猶健聞及世道理有所躡躑慨然義形於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卿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壺儀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職曰諒能以孝移理於官而義襟靄如嘗爲河南宣慰司提領按牘官又不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干公歿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蹠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世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爲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屬筆庶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母讓以弟其善狀而表之以銘銘曰士志弘毅奚間隆污譬彼玉瑩丹青不渝顯允丁公志弘

氣愉脫落門閥奮飛亨衢貞我憲度勵夫廉隅擢居省署
以才以譽契囊佩玉氣貌舒徐表見一時聲光兩都開物
成務綽然有餘其出其處與時盈虛解紱歸來詩書自娛
人曰吏師我曰通儒淺之為失昧於卷舒公卿之門形勢
之涂老不知已伺候奔趨衆眎為常曾何異於我獨翩翩
勇退自如以此較彼孰賢孰愚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
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為材足以應變氣足
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為己任雖罔獲克
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渾俗於當年激

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公見之矣公諱祐字
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為人固窮尚志好讀書恥陸渾泥塗
間癸丑歲以藝能應穆王府辟一見而列侍從官公勤勞
所事進盡忠言王嘉其大有裨益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
衆及分土陝雒其監與守承制封拜以公充本道軍民總
管且洛邑關河衝會政荒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張
之將無以為治即啓其利病之要者得二十四事率如請
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數百家歲負糧料及椒竹等課甚
衆自是殿夷屎息日就安集之樂八年間規為保障率以
身為律度至今人賴其惠至元二年調官制行授奉政大
夫南京路治中徐宿大蝗移公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
猝不能殲秋稼垂成即散遣收穫自捄不然秉遺無餘或

以不可諫曰救菑獲罪乃所甘心朝廷以從權躡之尋授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其治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
吏習杜私交審聽斷務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
調之下必經畫寬便使民有餘力部內屯戍習豪橫眈民
司蔑如莫敢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長
以來意在棖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
貸爲氣褫而退自是闔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干祀大
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化大行吏
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授山東東西
道提刑按察使公憲其責與志合蹕厲英發擊豪右摘姦
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者往往投劾而去褰帷
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平時底蘊雖略張設而惓惓朝廷

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嘉剴切反覆論列至累
數千言大率太子國本建立之際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
任宜顯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又羣小流言干撓庶政
恐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吉
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時機務
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顯柄用乃以併中書設三公爲言
事下大臣敕公預其議有說公宜審所向可致大用公不
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係併尚書爲一省便右丞
相安童位尊望重宜端揆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
以聞事遂寢斯皆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
少顧自是忠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說者衆矣俄遣簽書
中興行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

惲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爲顏今跖吾以法繩之昔爲跖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間衆悅弭耳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甚衆朝夕囂嘯公然剽劫兇豔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以計捕獲即梟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艱孰例賂遺相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温台新附萬餘人而西公力爲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校廩繼米幾萬斛掩爲兵食驗籍復於舊行省下令筭商酤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宜停征以示優卹遂檄公覆明台營田歸頓新昌值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曷依俄兇黨突入衆寡

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九月十七也得年五十有六靈輜抵越人士素服哭祭皆失聲願留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推忠及物安能感人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僇越州市次子臯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介博學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爲尤長氣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挺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奪耶其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以私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可謂甘貧苦節不愧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其所計聞識與不識舉爲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辭必已出能道所欲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宗妣張氏世在野

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壬辰際以其術多所
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邪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
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
三人長曰夔武略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總管次曰
臯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
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服纍然百拜涕
泗以墓碑爲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厚死生之際三入予
夢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彼而應於此然耶雖旣
挽而復誅其感於予心者固有所未盡今屬筆來圖不朽
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按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爲
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畀我共治其道伊何曰忠與義安而行之匪功

匪利致君堯虞否乃予愧不曰蓋臣其將孰謂堂堂陳公
元精貫中貞亮之義蹇諤之忠以剛而順以介而通養我
浩氣塞乎昊穹一朝遭際奮從雲龍即事進諫礪夫深衷
列二千石敏焉赴功以德以讓凜兩漢風擢登使車攬轡
而東三年齊魯一鶚橫空治安陳善袞職是縫明我國本
如棟之隆充庭預議孰知雷同屹然有立砥柱河衝望公
廟朝帝載奮庸持節江海卒與衮逢命也何言其來則豐
哀哀嗣侯子職大供臨江一慟掬夷姦兇憤雪九泉與沒
其躬瘿陶之墟浹川溶溶顧瞻佳城祖禰是從魂兮歸來
安此新宮忠傳孝繼有決其渢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於徽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歎惜其備具文武才未究於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太史屬王德淵所撰善狀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至元庚寅歲邂逅於歐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更來燕玉堂多暇日夕從游詡詡相得校夫三十年間會晤雖數在京師爲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予若公諱道字之問姓王氏其先爲京兆終南縣人世將家公姿魁偉勇而多力幼讀儒書長憇武事飛牋走檄尤翩翩也公旣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人後間出大言捭闔時事及作爲歌詩藻思甚壯激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無種功名可戾契致也然干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化以剔民蠹清吏弊爲亟公曰

茲吾之時也迺走燕上書請置執法官如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而成六年憲臺肇建遂辟充椽史公志在澄清一旦抱牘齷齪鳧進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屑爲纔數月即拂衣而去適朝家遴選文學士充東宮講書官用昭文竇公薦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辭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有發明由是稔知爲奇士進見顧盼與餘人異欲大用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以變蛇豕婪婪血人于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填之不足以制內而撫外也故郎署官重其人方裕宗皇帝叅聽朝政迺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柄用者專尚威猛不能導揚恩信慰安遠人凡事之悖理政之害民及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正而後已

如宦族趙知府元輩六十三家閑居室潤誣與山賊通擬
挺殺之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故官累詔恩卹今
以昧曖一概奴戮有傷朝廷好生之德止杖八人餘悉縱
遣降將弔眼陳據漳州叛賊勢張甚招討潘力不支踰城
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焉公曰招討秩三品有罪
當稟於朝不可擅殺上官怒遣督將二人率甲士擐公曰
字不同署罪當相及公廼具朝服望闕再拜曰省官不有
朝廷脅我以兵欲將何爲吾寧與潘同死字不可得也彼
莫能屈潘竟減死論其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強橫氣褫
善良攸賴閩閩至畫公像事之二十四年授中順大夫
泉州路總管兼府尹泉據南海津會豪僧吏商假權貴聲
勢日凌轢請索素大府紀綱牟取衆利公折以理拒以威

輒落其機牙束手噤語而去公堂爲肅然先時晉江之安
溪土賊張大老方德龍嘯聚畚洞無賴二萬餘人時出搶
略爲一方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
來當謹避之勿輕出公爲布耳目設方略不踰月生擒賊
酋二十三人悉榜殺泉市餘衆駭散百姓爲之歌曰藥不
瞑眩而疾祛非良醫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而
誰乎其爲輿情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以營
治先塋樹植碑表爲務屢供具名親友燕衎爲樂若日不
足者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十有二日
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樂泉里金山
原公強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薄無所回撓志在開布
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利可得而奪邪至

於擿姦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尊之在東郡虞詡之
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千石剛直之氣至老不衰
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所痛惜也遠祖金初以武功賜
完顏氏世襲千戶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曾祖諱虞卿大父
諱從正歷隰州太守父諱成皆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
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爲廣固人公先娶孫氏生子
謙夫人年二十八卒繼室羅氏亦先公卒生二子曰諒曰
惠謙幼侍東宮才敏有時譽能政克家蔚有父風今官奉
訓大夫大司農少卿男孫四人謙之子三曰元孫仲孫季
孫諒之子一曰彥孫公平生著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
篇傳於家銘曰

緊王使君起海堧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翩一
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蠲驅逐烏雀同鷹鷂一行
作吏非所便蹇帷有志澄八埏封書直上沃帝淵太微執
法光炯然春宮嚮學開經筵一日登對席爲前顧公可試
宜擢遷利器當遇蟠根宣歐閩行臺兩廣連陽舒陰慘持
化權幕非其人奚望旃六十三家宋故官執之犴死何繁
寃公爲辨析皆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以死信理人所難
維閩之南大府泉畀公撫循面則顓鋤雜強梗安惇鰥風
颿踔海魚龍翻萬貨山積來諸番晉江控扼實要關勢取
豪索非一端不動聲氣爲周旋安溪有盜勢結盤撞塘呼
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十年爲一郡患何迤邐公來約束
毋妄干老熊當道百獸踰一旦解刀耕隴間溪山淡淡風
日閑帥得其人人自安如君兩除稱衡銓幕府坐嘯鳴化

絃簡節疏目政猛寬四載終更公孰賢王尊虞詡相後先
千年神劔埋山原鬱鬱夜氣生紫煙何以驗之石有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民間
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者多農司
辟令是歸若乃策名俊造列官令宰終其職而不負所舉
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搏霄蒲之河東人幼習舉業弱
冠有聲場屋間擢貞祐三年詞賦進士第父元善聲韻筭
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負債者悉折券以贖曰吾所得
已多尚何貪爲其知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薄秩滿令闕
縣請留公行臺廉其能俾攝縣務旣而調同州澄城令民
安公教政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辟

授泌陽縣令泌邊邑也戶繁俗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
公下車設教條督游墮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見
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沲坡等陂民嘗資以蒔稻歲獲
千萬鍾年深堤堰圯漏貪取恣引强者有餘弱者不足田
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若是令曰水爲利殊
博旱乾有藉焉正患潤餘而用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
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捷圯苴漏緒漉散理溝洫復作
斗門提闕十數處量田疇爲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
畔以警其姦竊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
十萬株縣以之致富焉公曰旣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
謹庠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徼頗
橫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牛易

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茲枿少萌吾將不汝貸青悔
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爲非其興利易俗先教後罰殆召父
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至有州縣得人之諭
尋遷豐衍庫司京城變人饑至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
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分可切君藏以偷生耶其人慚
而止北渡後流寓淇南貧無爲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
以一縣相屈者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
乎竟不應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
十九日觀漲西城歸憇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
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祠南
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嘗爲郡學
官女某適同年何氏子郭氏生女華仙適齊氏次雷氏令

狐氏再娶閩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曰康曰廣廣傳家學
嘗任筦庫以廉能稱曰應曰廉讀書通醫術女舜英適陳
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
雅厚長身白晢與人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顏貌望之知
爲一醇儒也所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
叔暨其弟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
之嘗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
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決宜其角逐文場而擢名進
士揚歷中外而稱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然有
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爲平生顓門之學其經指授者皆有
所成就惓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矣凡兩入翰林三貳
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有力焉子廣來請銘曰是

惲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銘曰

於休先生德讓君子力擢巍科聲馳膺仕二宰劇縣政平
訟理敬謹廉勤富開田里化先罰後安行樂止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人非不能未免有已鄒論為邦厥有深旨樹畜
耕耘王道伊始史傳漢循龔黃信臣奮髯抵几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有得於此至今遺黎歌詠餘美天步改玉士或
易節布衣歸來教授為業斗食苟生寧飢不屑銘無愧辭
劉此麟碣是為亡社大夫之墓其光有暉

故正議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橫海
王君以疾卒於私第正寢斂有七日其子庸彛輩縗服纍
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不得辭者公諱

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大父松世家滄州俱
隱德不仕禰府君諱昌齡金季嘗遊宦河南大梁亡起從
恒山史侯叅議軍府事後以公命來攝衛州事有惠化於
民惟君器識早為經略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
父職仍領州務明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
年由州而路就陞貳總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
甲子轉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
為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密勿宰相至以佳士上聞魏河朔
鉅鎮吏重而俗囂號難理特輟君以少尹來治乃曰清心
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殺吏權於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
謁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構黨持短長嚇官府張甚君
發其姦杖踣之萬喙稱快自是闔郡嚮風書葉翻香曹務

爲清簡八年辛未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
流其秋水大至環城爲海衆胥沉爲感君廼督權師浮舟
楫濟民於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衝循橫堤疏二渠一注汜
瀆一達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廩粟得
以絕永患曰烏可使吾民重漬於泉故水去而民益親繼
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期詔起君充河南道宣慰副使國家
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羽書交督
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爲不少時大軍復東
掀五河戰力而餽乏河走凌蔽川不易轉致衆艱於行君
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一夕凍斂解軍威藉以振
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超擢陝

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用膺才選旣署事有告蘇州應草竊以城叛者或議調急
兵徑討公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儉人
流言激之開乘間以利賄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
實繼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妥其臨大事處
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上前論奏宜設農司
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遺利若爾非惟實內地且威別遐
陬坐銷外侮躡其議付有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
東山西道以事免歸居三年竟以疾疇之遂至於斯哀哉
享年六十有四前後寵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
始不爲未遇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禰塋三
昭首穴夫人夾谷氏前公亡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彞

曰範範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行亡次適趙常
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庸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所自教
云曰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青牛範之子
一在祿公爲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持論識變通無贅
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務當其可爲推致所學
惟恐不臻於極然事無巨細率以大體中持恥近効取譽
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又類夫仲
山甫衛武公之行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峻慎許可嘗
詔公舉可執政者乃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已初
官河東時憲府爭索隱幣以副上需分司者不計應否悉
掩爲已功弊久恬不爲怪至是公以前行没入十萬餘緡
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母喪甫窆輒從吉執役者公

曰忘孝之人胡可與處迺按而斥之其惜體正俗又如此
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歟銘
曰

大學爲道將何爲俾民一德新民彞行焉而底善是依要
本平治先修齊俾明厥體用或違其在孔學非吾知倬哉
王公天秉岐自穉細行初不遺若考翼事子肯基一日雲
厦看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則非公誰又復當用
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有物中繫維從心罔單體
弗羸期於俯仰無忸怩人或咨惜我則熙以道事君其庶
幾六十四載麟儀儀綬何若兮印何纍賁夫松楸餘光輝
天其或靳將後貽俾爲清廟壁與圭奉之天門光陸離仙
山東麓朝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歿而從禰爲受釐足慰



